



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從霸權 穩定論的角度分析

宋磊

(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1945 年二戰結束，美國與前蘇聯主宰全球，此後全球進入兩強對抗格局。九零年代後蘇聯解體後，國際間呈現一超多強的格局，進入 21 世紀後因中國國力快速上升，無論是在區域、全球均讓美國備感競爭，近年隨著中美對抗持續加劇，無論是在政治、經濟、外交與軍事層面，兩強呈現高強度競爭與對抗，其中印太區域更是美中兩強競逐最為激烈的區域之一；本文欲從霸權穩定論的視角，解釋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對區域盟邦及中國的影響。

關鍵字:一超多強、中美對抗、印太戰略、拜登政府、霸權穩定論



壹、前言與問題意識

1945 年二戰結束後，國際間進入美蘇「兩極」對抗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陣營，持續與蘇聯為首的共產世界對抗至九零年代初期。對於美國而言，1945-1970 年為美國國力支配全球最為強盛的期間，但 1970 年代後國際上出現石油危機、美越戰失利，美國霸權的地位開始受到挑戰與質疑。然而因前蘇聯在九零年代解體，國際上頓時從兩極體系轉變成「單霸」時代，以實務面來說，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其國力與影響力仍有其重大作用，包括於 1991 年成功阻止伊拉克併吞科威特。¹2001 年爆發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在中東先後發起兩場反恐戰爭（2001 年阿富汗戰爭、2003 年伊拉克戰爭），兩場中東戰爭不但未削弱美國的霸權地位，反而透過反恐戰爭將美國的國力向外擴張。²然而在歐巴馬政府任期開始（2009-2017），因體認到中國的綜合國力快速上升，對於亞太區域的影響越來越深，中國不但在經濟體超越日本、德國、英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重返亞太之戰略，恰好開啟美中競爭與對抗的新階段。

21 世紀最為重要的國際政治格局是美中兩強「競爭、對抗」關係，原因在於美中關係的變化，涉及的範圍包括各國的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等多面向的議題，故從全球到區域，從區域到國家皆會受到美中關係的影響。

本文欲將研究範圍限縮至美國的印太政策，故嘗試透過「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解釋大美霸權對於印太地區「安全與經濟」的影響。從「印太地區」的角度來說，美國長年的亞太戰略（或稱印太戰略）的設定，除了是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外，亦能從霸權穩定論理論的核心意義詮釋，故採用該理論作為本論文的研究方法。

霸權的基本定義為，具有強大的經濟力量、軍事力量，以及由

¹ 宋學文，「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演化的研究方法」，*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2 期，（2004 年 3、4 月），頁 172。

² 同上註，頁 172。



經濟與軍事力量所累積的政治力量。霸權不僅具備超越其他強權的力量，且有將力量轉化成對國家間行為進行干預和管理的意願是其基本定義。³從理論的視角來說，霸權透過軍事結盟、嚇阻，經濟上的合作，國際組織與制度的建立（ex：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 IPEF），來形塑對於區域的影響力；再者因印太地區為全球最多的人口與最為龐大的市場，美國為拓及影響力與既有力量，持續在印太地區的各種領域上與盟友合作，共同應付崛起的中國。

貳、霸權的定義

一、 霸權的角色與意義

歷史上，霸權的角色是要維護當下的國際秩序，無論是早年的英國霸權、法國霸權、西班牙霸權、葡萄牙霸權、荷蘭霸權到目前的美國霸權，實際上關於霸權在國際間的作為，包括國際金融制度、政治話語權、軍事投射力量等，霸權透過多種方式型塑出國際關係的秩序與倫理，但當第二（新興）強權出現時，基本上會帶給現有的霸權相當不安，嚴重者將出現強權戰爭，歷史上爆發超過十次的霸權戰爭，最終的結果為第二強權順利成為第一霸權，重新塑造一個新的「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與「秩序」(Order)，因此從過去的歷史來論，美國對於崛起的中國所產生的霸權地位之憂慮自然容易被外界理解。

從 1990 年至 21 世紀，全世界雖然有數個「中等強國」(middle powers)，包括英國、法國、日本、印度等，這些國家因在政治制度與經濟體制上與美較為接近，故長期為美國的盟友。而中國為世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具有全世界最龐大的消費市場，當 1979 年中國開始進行經濟改革開放後，對於西方國家的投資保持開放與歡

³ 關於霸權之定義，參考自以下兩筆資料：J.

Glassman, "Hegemon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2nd edition, Volume 6, pp357-362.

張亞中、張登及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五版*（臺北：揚智文化，2020 年），頁 67。



迎態度，美國也寄望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能夠在政治上進行和平演變成為民主國家，但至今中國政府仍舊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試圖向外輸出中國價值，同時又堅持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中國在習近平（2012 年至今）的主政下，因提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一帶一路政策」⁴、「亞洲夢」等來吸引廣大「開發中國家」的合作與展望，⁵美國因感受自身在國際地位中遭到侵蝕，美國對於自身的國際霸權地位更是相當憂慮，近幾年可見到美國政要持續遊走在「印太地區」的盟邦，相關國家包括印度、日本、南韓、菲律賓、澳洲、新加坡等國，⁶期待透過盟邦之安全與經濟合作，一方面維持自身霸權地位與利益，二方面延緩中國崛起的速度與話語權。

美中在政治體制上大相逕庭，中國在歷經改革開放四十餘載後，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中貿易逆於 70 年代開始，但當時中國國力上無法與美競爭與抗衡，使得美中關係仍屬穩定。而 21 世紀初美國因遭受到恐怖攻擊，21 世紀初期較為關注中東地區的反恐戰爭，當時美國小布希政府為拉攏中國反恐，美中仍舊維持「合作大於對抗」之局，直到歐巴馬總統第二任開始將目光投注到亞(印)太地區，歐巴馬政府時代的「重返亞洲政策」(pivot to Asia) 宣布未來將部署 60%海軍兵力於印太區域，美中之間的對抗與競爭快速加大，最終雙方之間的矛盾蔓延至川普與拜登政府。⁷

⁴ 一帶一路政策相關參考資料如下：<https://www.yidaiyilu.gov.cn/>。

⁵ 關於中國夢的相關參考資料如下：「民日報社社論：開啟實現中國夢的新征程」，人民日報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18/c40531-20820327.html>。

⁶ 相關的安全合作包括：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美菲同盟、美日印澳同盟等。

⁷ Kenneth G. Lieberthal,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american-pivot-to-asia/>, December 21, 2011. Last Access May 19, 2024.



歐巴馬「重返亞洲」政策重點	
施行時間	歐巴馬2009年上任宣布「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因應中國崛起，鞏固美亞太利益。
美中關係	上任第一年(1105)安排訪陸，與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表聯合聲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轉向「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關係」。
南海議題	為美創造絕佳機會，強化與菲、越關係，支持菲所提「南海仲裁案」；解除對越南禁售殺傷性武器限制。
日韓關係	不承認大陸畫設「東海防識區」；強化日安保合作；助南韓部署「終端高空防禦系統」(薩德，THAAD)。
美印關係	關係最緊密時期，美國首位任內兩度訪印總統，印度總理莫迪任內4度訪美。
美澳關係	強化軍事合作，美艦定期泊靠達爾文港，澳軍固定派將領任職美太平洋駐軍。
貿易合作	主導成立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CPTPP前身)，2017年卸任前12國簽署協定，川普當選後退出。

資料來源：綜合媒體

圖一：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政策示意圖

資料來源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115000374-](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115000374-260119?chdtv)

260119?chdtv。

而目前的拜登政府，雖美中兩國政府保有對話空間(ex：元首會晤、軍方熱線談話等)，2023年雙方在「拜習會」後，針對許多議題出現對話與交流的空間，⁸但仍舊出現美、中兩國各持己見的態度，尤其是涉及在「印太地區」的利益、高階晶片的製程、南海議題、台海議題等，美中雙方仍舊出現堅持己見的態度，故長遠來看，美中競爭與對抗乃為長期之勢，美國為維持自身霸權利益，加大與中國在印太地區之間的競與對抗爭已在進行。⁹

⁸ BBC 中文網，「習拜會後 中美同意恢復軍事高層對話」，2023年11月16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7438007>。

⁹ 唐佩君/呂佳蓉，「拜習會將滿月 美中分歧依舊軍事交流停滯」，中央社，2023年12月13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312130198.aspx>。



參、霸權穩定論之分析與探討

一、理論之探討

霸權一詞來自于古希臘文之 ἡγεμονία 與 ἡγεμονία, 其義為引領 (guide)、統治者 (ruler)、領導者 (leader), 具很強的領導意涵, 意謂由準獨立政治單位所構成之聯盟所形成的一種共識型領導 (consensual form of leadership within an alliance of quasi-independent political units), 涉及領導、正當性、權威與應允 (consent), 而非僅依恃武力或強制力的支配 (domination)。¹⁰從牛津辭典解釋我們可以明白, 霸權就是領導、支配、優勢, 特別指聯盟中一國對其他國家的支配。國際關係學者基歐漢 (Robert Keohane) 解說成一個單一的支配世界的力量, 明確的說, 霸權指的是一國具有足夠的軍事與經濟力量, 並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對於吉爾平 (Robert Gilpin) 來說, 霸權體系是一種穩定系統內秩序的穩定系統, 霸權國的實力為系統的穩定提供了保證, 並且為弱小國家提供了安全和財產的保護, 霸權的成功一部分在於霸權國將自己意願施加給弱小國家, 一部分在於其他國家從中獲益且接受霸權國的領導。¹¹

霸權穩定論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最初由金德爾柏格 (Charles Kindleberger) 所提出, 主要論述在於強調世界經濟的穩定取決於霸權所扮演的角色, 霸權的國力與國際政治經濟的穩定具有正向因果關係,¹²一方面, 霸權向國際體系提供政治安全與經濟穩定秩序的公共財; 另一方面, 國際安全與秩序需要霸權的實力

¹⁰ 呂光耀, 「川普主政下的美國霸權角色探討」《國防雜誌》, 第 33 卷第 1 期 (2007 年 3 月), 頁 49。

¹¹ 相關參考資料如下: Jan Hornat, "Hegemonic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US-India relations and induced balancing," Volume 37 Issue 2, June 2023, pp. 201-227. 倪世雄, 《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 五南文化, 2019 年), 頁 255。

¹² 相關參考資料如下: Dr.Mohd. Noor Mat Yazid,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Hegemonic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Stability," Global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Vol. 3, No. 6, December 2015, pp. 67-79.



加以維持。¹³假如沒有霸權國提供有利的政治與經濟環境就很難有一個安定的國際秩序，所以霸權的存在就意味著穩定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的存在；相反的無霸權的存在國際社會處於無規則的混亂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大規模的戰爭很容易爆發，國際經濟體會解體，造成全球秩序混亂、經濟倒退。¹⁴

在美國成為霸權之前，尤其是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當時的霸權為大英帝國，其英國政府透過「金本位」(gold standard) 的設計與推動來成為全球經濟的掌舵者，這種制度被視為扮演國際金融事務的領導者角色。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接替了國際經濟霸權的角色，透過其所主導的「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維持國際貿易的有秩序運作，再者，霸權重視維護穩定與和平的現狀，也是霸權努力維持世界霸權地位的主因之一，原因在於，穩定的國際現狀或體制利於霸權的基本運作，事實上，現在的美國霸權在印太地區的政策與實際面，幾乎是為了美國霸權而生，美國透過維持區域內和盟友的合作與平衡，撐起大美霸權於印太地區的地位與實質利益。¹⁵

二、國際層級體系與國際關係

層級是一種國家間權威性的上下從屬關係，它不單呈現出國際體系中「行為者」(actors) 權力的不對稱，更牽涉到彼此角色認定、認同差異暨行為趨向的建構，這些因素隨著國際權力分配與觀念分配的變化而有不同的面貌。國家間的權力關係在國際體系中

¹³ 張亞中、張登及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五版*（臺北：揚智文化，2020年），頁 66-67。

¹⁴ 相關的資料參考如下：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85, Vol. 39, No. 4 (Autumn, 1985), pp.579-614.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Robert O. Keohane,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International Regimes* (Spring, 1982), pp. 325-355. Kindleberger, Charles Poor. 1981.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 2: 242-254.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文化，2019年），頁 256。

¹⁵ 張亞中、張登及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五版*（臺北：揚智文化，2020年），頁 68。



轉換為權威關係，經由權威規範的內化過程，建構新的國家認同與角色，將國際體系行為者的統治基礎，從權力優勢演變為治理權威，由於霸權支配國際體系的地位與行為被視為正當，故而霸權在層級中地位亦更顯得穩固。¹⁶

美國從冷戰時期的兩極對立，到冷戰結束後的「單霸」，美國國力始終維持世界第一，縱然 21 世紀後美國曾經歷過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導致美國於 2001 與 2003 年先後發動兩場「反恐戰爭」，尤其是第二場的伊拉克行動，因當時美國發動戰爭的理由過於牽強，故其國際聲望一度受挫，其整體國力未受影響，2008 年美國發生次級房貸金融危機，使美國國力受到影響，但仍維持霸權地位。中國則因 21 世紀後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後，加上經濟改革開放之成效，經濟持續上升，GDP 總量先後超越德國、日本，一躍成為世界大三大經濟體，經濟成長伴隨而來的是中國國力增強，其具體的表現在物質層面的發展，尤其中國透過經濟果實所帶來的軍事實力增長，更加深美中兩強在印太地區的競逐，中國為維持所謂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s)，包括南海、東海與台海，透過強大的軍事、外交能量來彰顯其國力，除了讓上述地區更為緊張外，美國為維持其在印太地區的地位於實力，從拜登政府更紛紛加速與南韓、日本、菲律賓、澳洲、新加坡與印度等國的軍事交流，同時增加對台軍售項目與尺度，以上關於美國於印太地區的政策與行為，皆是要維持在區域內的霸權利益。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目前的國際體系可解釋成「一霸四強」，四強包括歐盟、俄國、中國與日本。¹⁷對於美國而言，歐盟多數的成員國幾乎為民主國家，在經貿與政治上與美長期保持合作與互信，雖然在俄烏戰爭爆發後，部分主和派的歐盟國家與主戰派的美國意見分歧，雙方更因通膨因素導致對於戰爭有不同意見，但基

¹⁶ 陳欣之，「國際體系層級的建構與霸權統治」，*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 (2007 年)，頁 31-32。

¹⁷ 一霸四強的觀念取自於明居正教授的著作：*大美霸權的浮現：後冷戰時期大國政治的邏輯*，頁 1-416。



本上，尤其從長遠的歷史再到目前情勢，美國與歐盟始終維持合作大於對抗局面，故美、歐之間依然出現合作無間的現象。美、俄之間因有戰略上的競爭，加以美國始終透過北約軍事合作的方式抗衡俄羅斯，長期來看美俄之間達成和解的可能性較為低，這是美國在霸權穩定論中對俄維持的嚇阻與對抗之姿。¹⁸

在印太地區上，日本為美國軍事與外交上的合作對象，尤其在目前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加深華府菁英與軍方界的擔憂與不安，美國為維持在印太地區的利益與地位，在印太政策執行的過程中充滿防範與對抗中國的影子，固然美國視中俄為戰略競爭者，但中國與俄羅斯相比，中國的國力遠勝於俄羅斯，至少俄羅斯僅有在核彈數量與性能對美構成實質威脅，對於美國的國際霸權地位毫無影響。中國除了在傳統的軍事上已構成部分的實質威脅，在經濟發展上挾帶著廣大市場，在綜合國力中快速上升，已讓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政策上，出現拉攏盟邦與中國對抗的局面。

肆、理論的應用與分析：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

一、印太一詞的歷史緣由

客觀而言，「印太」(Indo-Pacific) 一詞首先發明者為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美國前總統歐巴馬開始建構印太戰略，先後喊出「轉向亞太」(pivot to Asia) 的口號，後改為「亞太再平衡」(Asia Rebalancing)。在川普總統任內，先後出版「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與「自由與開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兩份文件，但直到現任總統拜登上任後，更重視印太地區，全面執行印太戰略的目標。¹⁹

自 2010 以來，「印太」(Indo-Pacific) 一詞逐漸應用於區域和

¹⁸ 宋磊，「書評：大美霸權的浮現：後冷戰時期大國政治的邏輯」，*政治科學季評*，第 53 期 (2017 年)，頁 9-13。

¹⁹ 林正義，「拜登政府印太戰略部署與挑戰」，*交流雜誌*，第 184 期 (2022 年 8 月)，頁 21-25。



全球地緣政治及戰略圈，2018 年印度總理莫迪表示，願意支持「自由、開放、繁榮而包容的印太地區」(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而印太概念的最初的催化劑，可回溯到印度與日本應對政治與軍事領域日益強勁的中國，而不斷增加的戰略共通性，從 2008 年中國在亞丁灣執行反海盜行動時，中國的軍事戰略足跡遍開始擴張到印度洋，這促使美國尋求印度在泛亞洲安全架構中，發揮積極作用，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茲 (Robert Gates) 在 2009 年的「香格里拉會談」(Shangri-La Dialogue) 中證明，美國希望印度可以成為夥伴，2010 年美國首度承認印太，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 更表示，「要擴大我們與印度海軍在太平洋上的合作，因為我們深知印太盆地對於全球貿易和商務的重要性」。

20

美國在川普政府時期，因川普總統個人相當強調「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對於以往美國政府強調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政治秩序較不認同，在面對印太區域情勢時，所採取的政策態度優先考慮美國的國家利益，故傳統的「美日同盟」關係、「美韓同盟」關係、「美菲同盟」關係等有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縱然川普主政時期的國際情勢依舊為大美霸權主導，雖然在川普執政期間 (2017-2021)，因川普個人的行事風格導致美國在區域、全球的信譽受損，但在拜登政府上任後，一方面修正川普政府所帶給美國盟邦的損失、美國的國際信譽滑落，二方面拜登政府強調將積極「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 的政策，積極在印太地區從各方面 (政治、經濟、外交、國防等) 推動各種政策，使大美霸權能夠在印太地區維持、鞏固美國的國家利益。

²⁰ 普拉迪普 喬罕主編，*印太夥伴關係：實現經濟與海洋合作的利益* (新北市：華夏出版，2021 年)，頁 53-73。



二、從理論分析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

(一)、拜登政府的國安政策

拜登總統於 2021 年初就職後，從新冠疫情 (COVID-19) 防疫、經濟振興、國際結盟、對抗中國大陸、改善「供應鏈」到氣候變遷，逐漸定調「美中關係」未來將是「競爭性共存」，而後白宮於 3 月頒布《國家安全戰略暫行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6 月參議院克服黨派分歧，通過《2021 年美國創新暨競爭法案》(the 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USICA)，全面動員外交、經濟和戰略工具抗衡中國，提供對「中國崛起」(Rise of China) 一個統一、戰略性的回應，推進以加強美國聯盟和地區合作伙伴關係為中心的印太戰略，被視為美國兩黨在對中政策上一致走向對抗的里程碑式法案。²¹

拜登就任後，白宮仍選擇繼續沿用川普政府時期的印太地區的詞彙與概念，就戰略角度而言，印太地區對於拜登政府具有無與倫比的關鍵地位，另一觀察面向在於川普政府時期被賦予重任的安全合作機制，拜登政府除了積極地在「四方安全對話架構」(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美英澳三邊夥伴機制」(AUKUS) 執行印太地區的安全政策。

(二)、2021 年印太戰略報告

當論及拜登政府的印太政策時，絕大多數的觀察家會優先從美國政府的政策面進行分析，但對於本研究而言，政策面固然重要，也是一個檢驗指標；但談及政策面以前，應嘗試從拜登總統個

²¹ 相關的參考資料如下：“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First Lady Jill Biden at the Presentation of her 2021 Inauguration Day and Evening Ensembles to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January 25,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1/25/remarks-as-prepared-for-delivery-by-first-lady-jill-biden-at-the-presentation-of-her-2021-inauguration-day-and-evening-ensembles-to-the-sm>. 杜長青，「拜登時期美中於印太地區安全建制的參與及競合分析」，*國防雜誌*，第 37 卷第 2 期，頁 46。



人的性格分析，以利於後續的研究報告。早年，拜登相信中國共產黨是可以轉型的（和平演變），認為彼此可以競爭、也可以合作，未必要你死我活。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當年支持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儘管是否對美國有利，即使後見之明，還是利弊互見。相較於川普喜歡片面主義，拜登堅信多邊主義，主張美國應該重新承擔領導的角色，同時要結合盟邦跟中國曉以大義，也就是自由式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拜登擔任歐巴馬總統副手八年，相當程度幫忙外交生手分勞解憂，尤其是習近平擔任「國家副主席」（2007-12）之際，兩人來往互訪頻繁，促膝詳談、甚至於投籃競技，不敢說惺惺相惜，至少相信對方並非冥頑不靈。不過，在初選的過程，由於川普厲聲指控他是中國的傀儡，拜登被迫由原本對習近平的緩頰「不是壞人」，轉而厲聲撻伐為「身上沒有一根民主的骨頭」、甚至於惡言相向說「這個傢伙是惡棍」（thug）。²²

拜登總統於 2021 年一月正式就職，因前任的川普總統忽視多邊主義，執意透過「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破壞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的國際秩序，美國因長年為世界霸權，自然承擔區域更多的責任，在川普任內先後退出泛太平洋夥伴，同時也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故美國在川普任內的國際地位大幅滑落。

（三）、2022 年印太戰略報告

拜登可謂是「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的代表者之一，與川普總統最大的差異在於，拜登努力推動印太政策，重視運用多邊途徑，先後與英國、澳洲簽署《美英澳協議》（AUKUS）以推動共同安全合作便是一個例證。在 2022 年 2 月第 4 次 Quad 外長會議召開同時，白宮也公布拜登任內首份《印太戰略報告》，最大的差異茲列舉如下：

首先相較於 2019 年由國防部公告，2022 年則由白宮公告。其次 2020 年則強調美國將帶領盟邦共同追求「5 大目標」（促進自

²² 施正鋒，「拜登政府的外交大戰略初探」，*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7 卷第 3 期（2021 年秋季號），頁 6。



由開放的印太、打造區域內外聯繫、推動區域繁榮、強化印太安全、建立因應跨國威脅之區域韌性)。另外在最新版 2022 年則廣泛涉及各種發展層面，且更清楚地闡釋戰略「目標」(推動一個更具聯繫性、更繁榮、更安全且更堅韌之自由開放印太地區)、「途徑」(強化美國角色及其與盟邦和區域機制之集體能量)與「方法」(建立更現代化之同盟關係、推動更具彈性之夥伴互動、建立經濟夥伴關係、提供更新更多之資源協助、引入美國更多政府部門之共同關注)等。最新版的報告同樣聚焦中國從經濟、外交、軍事、技術等全方位帶來之挑戰，並點名它經濟制裁澳洲、施壓台灣與霸凌南海鄰國等例證。²³

三、 拜登政府的印太作為

(一)、經濟合作層面

不諱言，經貿發展是 21 世紀所有國家會重視的課題，對於美國總統拜登的印太戰略同樣也是。實際上以目前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中，關於經貿的部分將聚焦晶片是否供應無虞？自由貿易與網絡是否受到中國影響？尤其當前美中在科技與晶片上的競爭快速白熱化，美中兩強幾乎在科技與經濟領域持續努力，未來無論是 5G/6G 的發展，高階晶片的競爭，大數據的演變，AI 科技的發展等，這也成為美中在印太地區中競爭的領域，科技的發達未必能完全造福全球，但誰能在下一個科技領域領先，就有機會成為全球經濟的霸主或火車頭。

先以「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來論，2022 年 7 月 26 至 27 日，美國與澳洲、紐西蘭、日本、南韓、新加坡、菲律賓、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越南、汶萊、印度及斐濟等 13 個印太經濟架構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 創始成員國舉行首次部

²³ 相關參考資料如下：United States“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Whitehouse, Feb 2022, pp. 1-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11/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

蔡東杰，「美國推動印太戰略前景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20 卷第 3 期(2022 年)，頁 6-7。



長會議。美國商務部次長拉哥（Marisa Lago）表示 IPEF 將通過制訂高品質、高標準協議向美國產業釋出 I 其成員國擁有更好的投資機會、更佳的投資環境等訊號，並認為美國私部門向其他 IPEF 成員國的投資意願將成為吸引其他國家參與 IPEF 的重要誘因。另外，拉哥指出 IPEF 的貿易議題係由 USTR 主導，至於原由 USTR 負責的數位經濟議題將改由美國商務部負責。拉哥亦表示，包括東協國家在內的部分國家已表示願意參與 IPEF 所有支柱。²⁴

再者，針對高科技晶片的部分，早在 2018 川普任內美已向中國開第一槍，為牽制中國半導體業發展，美國政府於 2022 年 3 月提出與日本、南韓及台灣打造 CHIP 4，四國半導體加總後之產值占全球產值 70% 以上，美國宣稱 CHIP 4 將為政府及企業提供一個平台，以討論、協調「供應鏈」(supply chain) 安全、半導體人才、研發及補貼政策，美國潛在的意圖可能是要和台日韓一起推動半導體出口、技術外流等管制，形成「抗中聯盟」，至於未來能否達成削弱中國高科技晶片的發展，仍有待時間檢驗。²⁵

(二)、軍事安全層面

拜登政府自 2021 就任後，為顧及印太地區的安全與繁榮，在軍事合作層面上不遺餘力。從 2021 年以來，印太地區的海洋，包括太平洋與印度洋已是美中競逐的海洋之一，美國為保持海上優勢，先後與澳洲、印度、日本、南韓等國合作，其中的案例包括美英澳三國合力打造核動力潛艦與盟國合作情報交換事宜。

「五眼聯盟」始於 1941 年，當時英美針對情報提出合作事宜，至 1950 年代成員增加至五名，也包括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至今針對中國的情報進行蒐集，也是印太區域中具有軍事合作的案

²⁴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及 RTA 電子報」，第 778 期（2022 年）頁 7。

²⁵ The Guardian, "Chip wars: how semiconductors became a flashpoint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5 July 20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jul/05/chip-wars-how-semiconductors-became-a-flashpoint-in-the-us-china-relationship>. 林佳宜，〈晶片四方聯盟近期發展觀察〉，《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64 期，2022 年，頁 75-76。



例之一。

再者，印太地區之海域廣泛且深，長年成為潛艦活動的海域之一，近年因中國解放軍海軍的大幅擴張，尤其潛艦數量已直逼美軍總數，為遏制中國水下兵力的成長，美國、英國合力為澳洲建造八艘核動力潛艦，2021 年 09 月 15 日，美英澳三國宣布成立「三邊安全伙伴關係」(Australia、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AUKUS)，美英兩國預計協助澳洲建造八艘美國「維吉尼亞級」核動力潛艦，同時提升英國三艘「特拉發加爾級」潛艦，同時加強三國在尖端領域的合作。²⁶

2019-2022 年續辦的「四邊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其主要的聚焦在網路安全 (cyber security)、氣候變化、防災訊息與海上安全，相比其他的軍事合作，該安全對話的張力不如實際軍演，其所能達成的成效與嚇阻也相對有限。太平洋向來是美中長期競爭的海域，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上升，其在太平洋上的外交角力日益顯著，其中南太平洋的「索羅門」群島更是近年中美角力的國家，所在的地理位置對中美兩國更是相當重要。

索羅門位於南太平洋島國的核心位置，是通往澳洲與美國重要的海上交通線，做為連結亞洲與南北美洲的交通要道，其戰略地位相當重要，冷戰期間是美國位於第二島鏈中一個重要據點。冷戰結束後至今，因中國海軍與外交政策快速成長，已是第一島鏈外圍堵中國的一個重要戰略地點。該區域因富含水產資源，加上又是連結美國與澳洲的交通要道，且邊防安全向來又是澳洲政府相當在意的國際事務，因此自澳洲建國以來，相當程度地把國家安全與美國進行積極的連結，因此近年來澳洲政府的「索羅門群島區域協助團」(Regional Assistance Mission to Solomon island)，其宗旨就是要維護澳洲東北部海域安全，和美國有共同的戰略目標。²⁷

在實際的軍演中，美國先後與盟邦從 2021 年逐步增加的軍演頻率，包括：2024 年 6 月「環太軍演」(RIMPAC 2024)、2022 年

²⁶ 錢尹鑫，「析論美英澳三國 AUKUS 聯盟對印太海域的戰略合作」，*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6 卷第五期 (111 年)，頁 57。

²⁷ 同上註，頁 44-46。



11 月的「美日」利劍 23 軍演 (Keen Sword 23)、2022 年 11 月的「美日印澳」馬拉巴爾 (Malabar) 軍演、2022 年 6 月至 8 月的「環太軍演」(RIMPAC)、2022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9 日由澳洲主辦的「漆黑」(Pitch Black) 軍演，吸引「美英澳」等 17 國參加、2021 年 11 月「美日澳加德」五國參與的 ANNUALEX 軍演等，無論是美國主辦的聯合軍演，或是印太地區國家所主辦的聯合軍演，一方面是要驗證美軍與盟軍的聯合作戰，二方面更是要針對區域內的潛在對手進行嚇阻。

表一：拜登政府任內美軍於印太地區所主導的主要軍演

軍演代號/時間	參演國	地點/
環太軍演/ 2024/6/28-8/2 (預計)	29 國	預計於夏威夷群島 附近海域
馬拉巴爾聯合海 軍軍演/ 2023/8/11-21	美國海軍、日本海上 自衛隊、印度海軍、 澳洲皇家海軍	澳洲東海岸
利劍 23 軍演/ 2022/11/8-18	美國海軍、日本海上 自衛隊、英國皇家海 軍、加拿大皇家海軍	日本南部海域
馬拉巴爾聯合海 軍軍演/ 2022/11/8-15	美國海軍、日本海上 自衛隊、印度海軍、 澳洲皇家海軍	日本關東以南的太 平洋
環太軍演/ 2022/6/29-8/4	澳洲皇家海軍、汶萊 皇家海軍、加拿大皇 家海軍、智利海軍、哥 倫比亞海軍、丹麥海 軍、厄瓜多海軍、法國 海軍、德國海軍、印度 海軍、印尼海軍、以色	夏威夷群島、南加 州及附近海域



	列海軍、日本海上自衛隊、馬來西亞海軍、墨西哥海軍、荷蘭海軍、紐西蘭皇家海軍、秘魯海軍、南韓海軍、菲律賓海軍、新加坡海軍、斯里蘭卡海軍、泰國海軍、東加海軍、英國皇家海軍和美國海軍等	
「漆黑」(Pitch Black) 軍演/ 2022/8/19-至 9/8	澳洲皇家空軍、加拿大皇家空軍、法國空軍、德國空軍、印尼空軍、印度空軍、日本空中自衛隊、馬來西亞、荷蘭空軍、紐西蘭皇家空軍、菲律賓空軍、南韓空軍、新加坡空軍、泰國空軍、阿聯空軍、美國空軍和英國皇家空軍等	澳洲北領地和昆士蘭州
「ANNUALEX 2021」聯合軍演/ 2021/11/21-30	美國海軍、日本海上自衛隊、澳洲皇家海軍、加拿大皇家海軍、德國海軍	菲律賓海域

資料來源：網路綜整。



(三)、外交(多邊主義)層面

2017-2021 川普執政期間，在高喊「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 口號下，美國政府進入「單邊與雙邊」的外交模式，川普政府對於從二戰結束以來建立的「多邊外交」模式棄之不理，於是美國在全球與區域的形象大為滑落。拜登為傳統的美國政治人物，在美國政歷練超過半世紀，其上任後幾乎所有外交幕僚為歐巴馬時代的人物，無論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John Blinken)、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Jake Sullivan)、印太首席官坎貝爾 (Kurt Michael Campbell)，或是整個外交團隊，多邊外交為主軸，拜登政府重視傳統的盟友外，對於「新興開發中國家」，包括非洲地區、南美洲地區等，美國同樣積極有所外交布局。美國在印太地區傳統的盟邦包括：日本、南韓、新加坡、澳洲等國，美國除積極在強化雙邊或多邊合作外，更持續強化南印度洋上的小國，透過民主政治、經濟互賴、供應鏈安全、軍事安全等模式進行外交上的合作。因中國在印太地區實力日漸擴張，美國認為將其威脅到傳統的外交利益，故拜登政府積極強化盟邦關係的原因除了是要鞏固既有的戰略外，也有抗衡中國的外交目的。

與同盟及夥伴國家提升合作關係是拜登政府與川普政府在印太戰略實踐方式上最大不同處。在雙邊外交關係方面，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與國防部長奧斯汀 (Lloyd Austin) 上任後的首次國際訪問是共同訪問亞洲，並以日本為首站，這顯示拜登政府對亞洲與同盟國日本的重視。3 月 17 日至 18 日，美韓亦舉行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的「2+2 會談」，雙方表示美韓同盟是朝鮮半島與印太區域和平、安全與繁榮的重要基礎。2021 年 3 月 12 日，美、日、澳、印四國領袖舉行「四方安全對話」視訊會議，討論如何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等危機，同時力促維繫自由開放的印太，並重視台海的和平穩定。²⁸

2021 年 6 月中旬，美國總統拜登出席七大工業國組織高峰會，除了與英國首相強生 (Boris Johnson) 簽署新版《大西洋憲章》(The

²⁸ 國防安全研究院，〈2021 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110 年 12 月，頁 7。



Atlantic Charter) 以強化美英「特殊關係」之外，其更召集西方盟友共同對抗中國的挑戰，首次表明七大工業國組織重視台海和平與穩定，反對中國片面改變南海的現狀。在七大工業國組織高峰會之後，拜登總統出席北約高峰會。會後，北約首次將中國列為安全威脅，認為其迅速的核武擴張、軍事不透明，以及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關係等，已對國際秩序與北約安全構成系統性的挑戰。北約同意強化與印太民主夥伴合作，以因應區域的安全挑戰。²⁹

伍、結論

從霸權穩定論之理論分析，可以得出霸權稱霸的工具相當多元，凡是利於他的國家利益，或稱霸權利益，相關的政策皆會推動。20 世紀中開始美國開始稱霸全球，至今雖然中國國力有顯著的成長，但在印太地區與全球情勢而言，美國仍為全球首霸，無論是關於他的綜合國力，亦或是其國際影響力，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超越美國。

歐洲於 20 世紀率先開啟工業化革命，其國力快速上升，不但是古老的歐美強權誕生處，更是影響西方文明相當重要的一個區域，20 世紀中葉當英國衰退後，適逢二次大戰結束，歐洲地區在百廢待舉之際，美國乘勢接手，美國不但援助時的西歐國家與第一島鏈內的亞洲國家，伴隨著美蘇對抗，美國霸權成為西方國家合作的對象。然而若檢驗英美霸權的移轉過程，不否認的英美為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相仿大國，因此未爆發強權更迭戰，可以算是完美且穩定的霸權移轉，大美霸權對於昔日的英國也是照顧有加，至今美英兩國仍為同盟國，其具體表現在傳統的經濟、外交、政治與軍事，對於印太地區事務，英國政府也積極配合美國，全力維護印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印太地區是全世界最為廣泛的區域之一，其涵蓋的人口占全球 2/3，有超過一半的市場在印太地區，二戰結束後，美國當時為維持亞洲國家不被共產黨赤化，積極給予軍事與經濟援助，1980 年代初中國因改革開放政策，美國與西方國家積極介入投資，原預期

²⁹ 同上註，頁 11。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因會朝向和平演變的模式進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未料北京的做法距離美國心中的構想越來越遠，因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之緣故，中國順勢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綜合國力快速超越傳統的西方與亞洲的日韓，也加深美國對中國的疑慮與擔憂。

從 2011 年歐巴馬宣示推動「重返亞太政策」，到如今的拜登政府的「印太政策」，因明白美中兩強的競爭與對抗已勢不可擋，故在拜登於 2021 就任後依然視中國為「競爭」者，除了要強化既有的盟邦體系外，美國為維持在全球與區域的霸權地位，也視印太地區為美中兩國競爭最為激烈的區域，美國一系列的反制中國的手段與政策接連推出，美國充分利用其霸權地位與優勢，以現有的工具在印太地區全方位透過「政治、經濟、軍事與外交」等多重手段對抗中國，期待能發揮霸權之影響力來遏制中國，繼續維護大美霸權的霸主地位與利益。

目前，拜登政府正透過印太區域聯盟、聯合軍事演習、高科技晶片的結盟、意識型態的合作等面向，強化美國霸權於印太區域中的優勢與地位，型塑大美霸權在印太地區中的支配力，並持續強化此區域遭到中國腐蝕、瓦解美國長期以來建立的優勢與力量。



參考文獻

中文

專書

- 明居正,「大美霸權的浮現:後冷戰時期大國政治的邏輯」(臺北市:五南文化,2013年)。
-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市:五南文化2019年)。
- 沈明室、劉蕭翔主編,「2021 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臺北市:國防安全研究院2021年)。
- 張亞中、張登及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五版」(臺北市:揚智文化,2020年)。
- 普拉迪普 喬罕主編,「印太夥伴關係:實現經濟與海洋合作的利益」(新北市:華夏出版社,2021年)。

期刊論文

- 宋學文,2004/3-4。「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演化的研究方法」,《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2期,頁171-196。
- 呂光耀,2018/03。「川普主政下的美國霸權角色探討」,《國防雜誌》,第33卷第1期,頁47-67。
- 宋磊,2017/03。「書評:大美霸權的浮現:後冷戰時期大國政治的邏輯」,《政治科學季評》,第53期,頁9-13。
- 林佳宜,2022/10。「晶片四方聯盟近期發展觀察」,《國防安全雙週報》,第64期,頁75-78。
- 林正義,2022/08。「拜登政府印太戰略部署與挑戰」,《交流雜誌》,第184期,頁21-25。
- 蔡東杰,2022/03。「美國推動印太戰略前景評析」,《展望與探索》,第20卷第3期,頁1-8。
- 杜長青,2022/06。「拜登時期美中於印太地區安全建制的參與及競合分析」,《國防雜誌》,第37卷第2期,頁45-78。



施正鋒，2021/10。「拜登政府的外交大戰略初探」，**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7 卷第 3 期，頁 1-35。

錢尹鑫，2022/10。「析論美英澳三國 AUKUS 聯盟對印太海域的戰略合作」，**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6 卷第 5 期，頁 56-71。

網路資料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及 RTA 電子報」，第 778 期。

<https://web.wtocenter.org.tw/CurrentNewsletter/1138/%E7%AC%AC778%E6%9C%9F>。

「民日報社社論：開啟實現中國夢的新征程」，**人民日報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18/c40531-20820327.html>。

「一帶一路官網」，<https://www.yidaiyilu.gov.cn/>。

BBC 中文網，「習拜會後 中美同意恢復軍事高層對話」，<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7438007>。

唐佩君/呂佳蓉，「拜習會將滿月 美中分歧依舊軍事交流停滯」，**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312130198.aspx>。

外文

Dr. Mohd. Noor Mat Yazid,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Hegemonic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Stability,” *Global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Vol. 3, No. 6, December 2015, pp. 67-79.

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85, Vol. 39, No. 4 (Autumn, 1985), pp. 579-614.



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Whitehouse, Feb 2022, pp. 1-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11/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

Jan Hornat, “Hegemonic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US-India relations and induced balancing”, Volume 37 Issue 2, June 2023, pp. 201–227.

Robert O. Keohane, “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International Regimes (Spring, 1982), pp. 325-355.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First Lady Jill Biden at the Presentation of her 2021 Inauguration Day and Evening Ensembles to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JANUARY 25,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1/25/remarks-as-prepared-for-delivery-by-first-lady-jill-biden-at-the-presentation-of-her-2021-inauguration-day-and-evening-ensembles-to-the-sm> .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Kindleberger, Charles Poor. 1981.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 2: 242-254.

The Guardian, “Chip wars: how semiconductors became a flashpoint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5 July2023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jul/05/chip-wars-how-semiconductors-became-a-flashpoint-in-the-us-china-relationship> .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alyz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Ray Song

(Ph.D Candidat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1945 saw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merge as global powers, ushering in a period of bipolar confrontation. Following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90s,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witnessed a unipolar structure with one dominant power. However, with the rapid rise of China's national strength in the 21st century,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s intensified, both regionally and glob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powers has escalated across political,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domains, with the Indo-Pacific region emerging as one of the most fiercely contested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this article seeks to explain the impact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on regional allies and China.

Key words: Unipolar Multipolarity、U.S.-China Confrontation、Indo-Pacific Strategy、Biden Administration、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